

西部文化与西部英雄成长史

□刘 琼

在我的阅读经验里,这部小说有个特点:写法老实、传统、可读性强。“传统”和“老实”,指的是作者发挥小说文体应有的基本优长——能够周周全全地讲一个故事,并借此获得可读性。

我确实对三国名将马超既充满好奇,又一无所知。显然《西凉马超》是一本历史小说。人物马超是东汉开国功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,在明代白话小说《三国演义》里,马超几乎是神一样的人物,他投奔刘备后,为劝降刘璋、拿下益州起到关键作用。据《三国志》,“先主遣人迎超,超将兵径到城下。城中震怖,璋即稽首”。之后马超又带头上书劝说刘备称王汉中。以罗贯中的历史观,马超几乎建立了神一样的功绩,也获得了殊荣,被刘备册封为“骠骑将军”。蜀汉五虎中,关羽、张飞、赵云因与刘备结交少年,刘备创业之路上相守相伴,着墨最多。对于马超,《三国演义》书写则不够详备。因为马超据守西凉,中期才进入三国权力中心。枭雄林立,兵荒马乱,将帅不能独善其身,曹操杀死马超的父亲马腾和族人三百余人,马超为报杀父之仇联合关中诸侯韩遂与曹操摆兵汉中,中离间计,兵败投奔汉中军阀张鲁,被张鲁亲信排挤后,引西凉军投奔刘备,同仇敌忾杀曹操。在《西凉马超》里,真正涉及三国之争,只有第六章《将军归来》。而之前五章才是重点,把历史、传说和演义中关于马超语焉不详的地方充分地展开,同时充分展示了河西走廊的民族人文景观、地

域特色。

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用小说的笔法,写出了一代名将和传奇英雄马超的成长史。从成长的角度,这部小说兼有传记意识,借由文学的笔法,努力还原马超这个英雄的原生性、曲折性、丰富性和传奇性。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,许多创作已经忽视或没有兴趣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之时,它努力写活以马超为主的一批西凉时代的人物,写出了命运感,把传说中的英雄马超还原成一个血肉丰满的人,写出了马超身上的英雄气,写出了儿女情长,还写出了这个人物身上的悲剧感,重新唤醒西凉历史的同时,用创作唤醒了西部美学。

上世纪80年代进入大众视野的西部美学,在风格呈现、题材选择、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,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豪放苍凉气质。马超身上的“沧海一声笑”,就是典型的西部英雄气质。

从技法看,这部小说延续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。之所以说是传统写法,从以时间为轴的线型结构就能看出。第一章《西凉马腾》从马超的父亲马腾从天水郡西上西凉,寻找发展之机。与骊靬之女阿诺相遇并相爱。第二章《少年马超》马超因相貌异于其父,母亲受辱而死,被一空法师收养授艺。第三章《青葱岁月》和第四章《马踏飞燕》描写马超的本领以及情感成长,这里面重点写到龙首山剿匪这桩历史公案。趁机把罗马兵的传说,汗血宝马的培养,马踏飞燕的由来等等,用故事的方

式还原。书中塑造了主要人物马超、一空、马腾、张鼎、胡川等,也写了矛盾的对立面——董天伦、青竹、耿卿伟康、赵清宽、董梧田、阎行,写到马超出世。人物矛盾的焦点是世界观的差异,比如官匪之斗,这才有英雄马超形象的确立,一些高潮点如把太守张鼎之死写得荡气回肠,也是这个缘故。另外,书中写了爱恨情仇、男欢女爱中的竞争关系,这里写到了马超的性格,比如恃才傲物等。这些性格也是导致其后屡屡受挫的潜在原因。书中几段情感纠葛各有千秋,马腾和阿诺,马超和央馨儿、阿离、耿玉蓉,最后都以悲剧结局。乱世中不能周全,这也是英雄马超的命运悲剧。最后一章《英雄归来》,马超葬在母亲的身边。在时间性的结构中书写马超,既有小儿女情长,也有大丈夫之气,这个人物的丰满性和丰富性确立了。一首《清商怨·西风破》似乎是作者着力表达的眼,“关山云阻万里客。孝义难取舍。铁马冰河,沙场还醉卧。怀藏心莲一朵。对或错,笑谈功过。百世终归,西风都望破”,再次让我想起了辛弃疾写《破阵子》时的志向和惆怅。

小说的可读性包括两方面,一则是叙述流畅、语言圆熟;一则是知识点多,把两汉时期西北多民族杂居、融合、变迁特别是游牧民族开放热烈的文化写得淋漓尽致。可以说,《西凉马超》是一部河西走廊民族学、人类学的记录,我从中看到了历史的生动细节,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西部英雄。



陈玉福长篇历史小说 《西凉马超》 ·评 论·

陈玉福是甘肃省金昌市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专业作家,到金昌工作3年来,先后出版描写金昌的专著3部:长篇小说《西部人》《西凉马超》,长篇纪实小说《中国镍都丝路花城》,以及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甘肃日报》等报刊发表30多篇描写金昌的散文、纪实等作品,共计120余万字,为金昌市的城市宣传和文艺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金昌市被誉为“中国镍都丝路花城”,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东段、祁连山北麓、巴丹吉林沙漠南缘,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。金昌的历史文化从“鸳鸯池文化”算起,前后历经和融合了“沙井文化”、“游牧文化”、“农耕文化”、“长城文化”、“骊靬文化”、“佛教石窟寺文化和近当代的红色文化以及工业化文化,走过了4000多年的沧桑岁月,因此,也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底蕴。当前,这个昔日荒凉的戈壁小城已经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城,“全国文明城市”、“国家卫生城市”、“国家园林城市”等桂冠相继荣膺,“全国双拥模范城”称号七次加冕。可以说,金昌因石器文化而历史悠久,因骊靬古城而书写传奇,因丝绸之路而繁荣昌盛,因红军西征而彪炳史册,因中国镍都而闻名于世,因紫金花城而绚烂多彩。基于方方面面的建设,给源远流长、积淀深厚的金昌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,结出了丰硕的成果。

古代民族英雄西凉马超,就诞生在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。而陈玉福的著作《西凉马超》也在金昌的文化沃土上应运而生了。《西凉马超》是陈玉福十年磨一剑的力作,既描写了马超这一英雄人物,也把西凉这一地域内的风土人情、民俗传统做了一次深入的注解;既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崭新重塑,也将他心目中的大西部情结和英雄情结,借马超来尽情展露。这是一部立体呈现西部风貌的恢弘巨著,对了解马超和那段过往岁月里的西部,有极大的贡献。

陈玉福在《西凉马超》里首次披露的马超出生地,就在金昌市的永昌县,关于马超的身世问题也在学习历史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用文学的手法进行了合理的还原和描述。书中所描写到的“骊靬”,正在我们金昌市永昌县境内。现在,已经建设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为主的大型游览胜地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,需要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,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。文运同国运相牵,文脉同国脉相连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的确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兴盛兴,离不开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。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,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。实现这一精神大厦的根基,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,文艺工作者更该坚守崇高的道德准则和精神追求,为历史存正气,为世人弘美德。用真善美、正能量的笔触创作出具有高水平、传播核心价值观、反映中华民族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。细读陈玉福的长篇小说《西凉马超》,正是符合这些特质的一部好作品。

历史通往现实的秘密小路

□付秀莹

读陈玉福的《西凉马超》,时序已经往深秋里去了。煌煌50万字,宽阔、厚重、苍凉、辽远。历史与现实、英雄与时势、江山与社稷、传奇与史诗。长河落日、大漠孤烟。这一把十年磨砺的宝剑,在深秋的夜里,发出凛然却又迷人的寒光。

或许是汉语言的独特魅力,西凉——这个地名本身,自带了一种浓郁的地域色调,独属于西部大地的审美品质,苍茫的、雄浑的,偏于中心之外,孤悬天涯之远。在这部书里,西凉是历史现场,马超的生存场域。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和浩歌,征尘飞扬,烈日灼心,民族的迁徙与融合,文化的交流与碰撞,古老民风民俗的世代流传,边疆大地的独异风物……这是西部的文化符号,是我们的西部想象中最绚丽最神奇的部分。经由西凉,作家刻画出了西部精神的雕像,刀削斧劈、刚劲有力。《西凉马超》洋溢着刚健昂扬之气,在强烈的命运感的背后,奔腾涌动着无限生机。任凭岁月流徙,而西部大地亘古如新、万物生长。

据说,陈玉福的童年时代在西凉度过。西部的长风浩荡,想必在他的精神世界卷起过无数场风暴。大约,他是胸藏沟壑的吧。当小说家们面对破碎的生活现场喟然兴叹的时候,陈玉福

站出来,默默地试图重建,重建历史,重建整体性的现实世界和精神图景。他以宏大叙事的巨大野心,或者叫做雄心,努力说服我们,历史就在我们身后,在时间的深处,巍然屹立。我们只有站在历史的峭壁面前,才能更清晰地认识时间的深渊、人性的深渊,我们在这深渊里看见世人,也看见我们自己。在《西凉马超》里,作家重新还原了鲜活的历史现场,英雄人物和小民百姓,金戈铁马与儿女柔情,善与恶、忠与奸、正与邪、是与非,如同一场大戏徐徐拉开帷幕,诸多戏中人粉墨登场,历史的锣鼓铿锵激烈,现实的水袖漫天飞扬,隔着重重光阴,世代更迭,时间流逝,而当戏中人血溅疆场的时刻,泪水飞迸的时刻,我们却总能真切地感受到那滚烫的温度。

马超,这个威名赫赫的英雄人物,蜀汉五虎上将之一,三国故事中不过是寥寥几笔,只依稀看见英雄的骨骼,令人仰视,却不得亲近。在这部书里,他却是浓墨重彩的主角,筋骨饱满、血气丰沛。西凉马超,这是我们的理想人物,光芒耀眼、顶天立地、仪表堂堂、武功盖世、重情重义、侠骨柔肠。在当下小说作品中男性形象一味被矮化、丑化、粗鄙化的潮流中,马超这样一个富

有英雄气质的男性形象,宛如一股强劲的清流,浩荡而来,弥足珍贵。男性,尤其是女作家笔下的男性,大多是被消费被贬抑的对象。女作家们大约是打着虚构的幌子,诉说一己之私愤,或者私怨。亦或者借着别人的酒杯,浇自己胸中的块垒。在当下的文学作品里,我们见识了太多的男性形象,他们心事重重,或眉头紧锁,或强颜欢笑。猥琐、卑下,为了蝇头小利利角功名,在欲望的河流里俯仰不定,随波逐流。是生活本来如此,亦或者,是我们失掉了塑造英雄的能力?西凉马超,仿佛是一束强光,照亮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,令我们重新看见久远的传统的光芒。或许,生活中从来不缺乏英雄,我们只是缺乏发现英雄的眼睛。诚然,世间多的是凡夫俗子,是寻常百姓。但英雄马超身上的美德,其实也与凡人的品格重叠映照,还原历史现场的英雄,亦是呼唤现实生活中的英雄。小人物好写,大英雄难描。英雄合该是站在云端,不食人间烟火的。英雄们不宜开口、不宜动情、不宜杂念、不宜怀私心,诸多不宜。然而,在《西凉马超》里,作家却把马超这个大英雄请上神坛,引到人间来。在万丈红尘中辗转,在爱恨情仇中煎熬,在生离死别中挣扎,彷徨歧路,受尽人间的苦难。有无助,也有哀伤,有困厄,也有荣光。有血有肉、有体温、有呼吸、有心跳。一个英雄人物在作家的笔下活泼泼跳跃,从生到死,壮怀激烈。

这是一部西部的民间传奇,这是一部英雄的慷慨悲歌。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,曲径通幽,寻找到了通往现实的秘密小路。

一部雅俗共赏的英雄史传

□唐兴爱

马超是我心目中英雄,雄起西凉,武功超群,戎马一生,对后世影响深远,诸葛亮这样评价马超,“孟起兼资文武,雄烈过人,一世之杰,黥、彭之徒,当与益德并驱争先”。曹操的评价:“马儿不死,吾无葬地也。”可见,马超的确是一代战神,一个传奇英雄,否则,怎么能够让“宁可我负天下人,不可天下人负我”的孟德先生,有如此评价呢。可是,上天总是那么残酷,马超最终却因病而终,英年早逝,于是才有了“诸葛亮哭孟获”的悲怆,也有了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做先锋”的尴尬。马超的成长,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;马超的形象,就是中国西部精神的一种表现。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人们,厚道忠诚,朴实无华,仗义豪爽,无论是政商精英,还是贩夫走卒,在西部男人的心里,都有一个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”的英雄梦,或马革裹尸,或快意恩仇,或琴心剑胆,或敢于亮剑,凡多豪迈,凡多惬意,凡多任性,宝剑不仅是大丈夫的英雄豪情,更是他们的精神装饰;战马不仅仅是驰骋沙场的坐骑,更是相依为命的存在。这是西部情怀,也是中国的西部精神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,一个人,只要有精神,就会有动力。有动力就会有希望,有希望梦想就能实现。这种精神的延续,需要我们走进历史,研究历史,从历史的烟雨中,挖掘这种精神的内核,让这种精神发扬光大,并且代代相传。

陈玉福生于武威,长于武威,是黄土地养育了他,是喝着石羊河水长大的西部汉子,他凭着坚不可摧的意志力,以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平,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,说明他的骨子里和血脉里融入了西部人的精神特质,勤奋耕作、自强不息、砥砺前行。在浩瀚如烟的历史英雄人物中,陈玉福毕生之功,精心创作了《西凉马超》这部历史小说,这里面包含着陈玉福对历史的敬畏和尊崇,也包含着对马超的喜爱和敬佩,同时也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真情,《西凉马超》的故事皆发生在古代西凉地域,作者把很多的西部元素与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,把生命中的西部和故事情节交织在一起,使整个作品立意高远,气场恢弘,故事情节引人入胜,人物刻画形象生动。在《西凉马超》这部小说中,人物形象众多,但作者在塑造主要人物形象方面颇具匠心,在场面交错中呈现,在矛盾冲突中描写,在心理描写中刻画,体现了一个“指挥家”的掌控能力和驾驭能力,特别在塑造马超的人物形象方面,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:

一是立足“民族的就是世界的”理念,在构思上精铺细垫,讲好中国西部自己的故事。曾几何时,西方现代派文学受到极度热捧,有人以读过几部西方文学而引以为荣,以能背几段经典段落而自以为是,对传统文学有点不屑一顾,但“一带一路”历史潮流和丝

路精神,催生出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社会的倡导和热潮,也影响到了文学创作。陈玉福是善于讲故事的作家,他讲的《女人的抗战》《热血军旗》《建军大业》等,不但荣获国家大奖,而且受到热议。在讲述《西凉马超》这个故事时,陈玉福用质朴的文字,巧妙的构思,把故事与特定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,把故事与西域文化环境结合起来,读来使人爱不释手且身临其境。少年马超的故事,离不开天赐寺,他的成长离不开天赐寺,他的忧愁和欢笑离不开天赐寺,离不开一空大师。因为“皮肤白皙、头发卷曲、眼珠碧蓝、肩宽腰细”,他的独特相貌不属于本域内的任何一个。而恰恰天赐寺的一空大师,则是传说中罗马军团消失后的隐者,其相貌与马超似乎有相同之处。于是“与妖僧野合”竟成为马超灭顶之灾,母亲阿诺也在梁三阁等人的诬陷下被活活烧死,这血腥的场面在马超心中始终挥之不去,他永远为慈爱的娘亲而活着,不管多少困苦和屈辱,他都深深埋在心底,他一生都在“报仇”。一空大师则是他生命中的“贵人”,在天赐寺内的严寒酷暑和艰难坎坷,是一空大师搀扶他走过的,一个少年英雄的成长必先“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”,正是这些精心铺设,才使少年马超不断成长,才为一代名将打下了坚实的人生之基。作家要忠于历史,挖掘历史,作家能够把历史故事讲好,要穿过历史的迷雾,用思想和文字照亮现实,捍卫民族的思想高地和精神追求。

二是坚持“历史的真实”,在矛盾冲突中突出细节,弘扬英雄主义旋律。很显然,一名作家写历史人物小说,要坚持“历史的真实”,马超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,作家从历史史实出发,以母子遇难、解民倒悬、握手言和、金繁麻庄、马踏飞燕等几个精彩故事为依托,以丰富的想象力“自圆其说”,以生动的细节“塑造形象”,以细腻的情感“打动人心”,从而刻画了一个形象鲜明又内涵丰富的传奇英雄。尽管马超不是完美的,比如他的孤独甚至有点狭隘的性格,他懵懂而又欠缺的交际能力,还有他残缺的爱情故事,但马超身上所拥有的正能量和英雄品质却是可以超越时代的。《西凉马超》中闪耀的英雄之光和历史精神,将给当代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激励。马超和央馨儿的爱情故事,由于赵青宽的加入而曲折动人,贯穿在东大滩和西大滩几十年的恶斗矛盾之中。赵青宽早就垂涎央馨儿,为了得到,他穷尽各种手段,马超通过巧破九曲黄河灯阵,使得赵青宽的阴险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为了坐收渔翁之利,为了赵家铁匠铺的兴旺发达,赵青宽等一伙靠“偷移柱界”等卑鄙伎俩,使东大滩和西大滩年年死人,岁岁交恶,而正是马超的出生入死、英勇顽强、匡扶正义,才使“世仇”得以和解,乡邻得以安宁。正当马超收获荣耀和爱情之时,赵青宽“一怒为红颜”,用

罪恶的刀偷袭马超,而央馨儿用自己的身躯扑了上去……疼他,护他,给他生命的阿诺母亲,被大祭司等人活活烧死;懂事,爱他,与他承诺过一生的馨儿,又被赵青宽等人活活杀死。这种没法拥有的亲情,这种得不到的爱情,怎能不使马超肝肠寸断?这种精心构思,这样的矛盾对立,恰恰衬托出西凉马超丰富的内心世界,使将马超的形象栩栩如生,他敢爱敢恨、有血有肉,让人铭记于心。

三是传播丝路精神的正能量,塑造人物形象上视角独特,写好自己心中的英雄。当“娘炮”成为青少年模仿的对象,当“网红”成为青少年追逐的目标,当所谓“明星”成为他们学习的偶像,当英雄被一次次“恶搞”或“抹黑”,时代要呼唤英雄,作家要创造英雄,民族要尊崇英雄。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,每一个英雄都创造了自己时代,“一带一路”的伟大构想和实践中,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。陈玉福塑造下的西凉马超,融入众多的现实元素,比如励志和感恩,比如青春和热血。马超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,他并不是百毒不侵,他一样有七情六欲,一样有儿女情长,但作者笔下的马超收获的却是“残缺之爱”,尤其是耿玉蓉,她温柔漂亮,古灵精怪,但马超知道她是匪首“龙王”之女,是马超的仇人之女,就开始对她若即若离。但耿玉蓉却敢爱敢恨,虽然马超并不接纳她,她却为爱痴狂,一路苦苦相随,最终以身挡刀,救马超一命,以惨烈的方式结束了梦中的爱情,她躺在马超怀中而香消玉殒,从而使马超感受到超越世俗的情感。再如小说中塑造的一空大师,虽是出家之人,但却和马超一生成长紧紧相联,他不计诽谤,不怕毁誉,不辞辛劳,精心培育马超,成就一世名将;他身在世外,心系苍生,为西凉府人民的幸福舍生忘死,关键时刻挺身而出;他以佛家慈悲之心,感念教化人心、宽容待人、惩恶扬善,给苍生以福报。正是作者通过不同的视角,立体式刻画,精心构思,才使一个勇武善战、嫉恶如仇、侠骨柔情的马超跃然纸上,才使一部充满生活气、接地气、扬正气、树英雄气的作品顺利诞生。

提起中国西部,人们便会想起“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”的雄奇,想起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大气,还有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”的瑰丽,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深情,但勤劳智慧的西部人民顽强中透着坚韧,就像三千年繁华不倒的胡杨,他们创造出辉煌无比的汉唐盛世,因而成为西方人眼里的东方文化中心发源地之一。《西凉马超》横空出世,又一次让世人聚焦武威,又一次让凉州惊艳。马超之所以接地气,那是因为陈玉福将太多的武威元素与马超的成长密切结合,丰富了马超的形象,丰富了历史的记忆,满足了百姓的口味。马超是西凉的马超,马超是武威的马超,马超是西凉的骄傲,是“一带一路”大背景下的一个历史品牌,是凉州人民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,是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。也正是因为《西凉马超》扎根于武威这个神奇的土地,抖落纷纷扰扰的历史的尘埃,走出刀光剑影的历史烟雨,诞生在武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关键时刻,西凉马超的英雄气也会在凉州大地上纵横驰骋,西凉马超的精神也会照亮现实鼓舞后人,为地方文化事业增砖添瓦,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最近,陈玉福将他的又一部力作《西凉马超》呈现在了我们面前。这部关于历史英雄人物再塑造的长篇小说,是陈玉福区别于他的“1号系列”、“1号首长系列”、“女子系列”小说,革命历史小说,现实题材小说,向传统文化、历史传奇类题材转型的又一次新的尝试。《西凉马超》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塑造英雄形象,把人们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主义用小说的形式加以诠释和注解,真正做到了血肉丰满、有棱有角。在这个英雄洞见、呼唤正义的时代,《西凉马超》确实是一部表现大义、忠诚、勇敢、英雄的作品,也是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重要作品。

小说不仅有对西部风情的大量描写,更是一部成长教育的励志小说,对当下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启迪和激励的作用。正如吴义勤在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上发表的评论中所说,《西凉马超》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历史小说,不如说它是一部时代之书。尽管马超是一个历史上的英雄,但马超身上所具有的崇高精神和英雄品质是可以穿越时光、超越时代的,他在西部热土上所留下的英雄史诗不但能震撼历史,也能激励今人。我想,这也正是作家想要真正体现的东西,启迪、激励、正义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,这些都是陈玉福在创作中长期坚持的。